

风靡法国的悬疑小说！
亚马逊网热销四十万册！



谋杀

(法) 托马斯·夏格诺 著 吴岳添 译

昨天晚上，小玛依·雷格诺的尸体，被她的继母发现漂浮在雷格诺博士漂亮的花园住宅的游泳池当中。
博士是一个富裕的放射科医生，迄今为止从未有过麻烦。
虽然在讯问医生的邻居的时候，有些人提到这个人一段时间以来变了样子。
虽然这些事发生在五年以前，
一些居民还是毫不犹豫地以匿名的方式，大声地讯问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惊人规律……答案很快就会揭晓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谋杀

(法) 托马斯·夏格诺 著
吴岳添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Thomas Chagnaud

L'ASSASSIN

© Editions Privé,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谋杀 / (法) 夏格诺著; 吴岳添译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7.11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453 - 3

I. 谋… II. ①夏…②吴… III. 长篇小说 - 法国 - 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5983 号

责任编辑: 黄凌霞 装帧设计: 翁 涌
责任校对: 王玉川 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谋 杀

Mou Sha

〔法〕托马斯·夏格诺 著

吴岳添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12 千字 开本 850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875 插页 2

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453 - 3

定价 1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作者简介：

托马斯·夏格诺（1972—），法国独立记者，为多家电视台制作节目，《谋杀》是他的第一部小说。

译者简介：

吴岳添，1944年生，江苏武进人，文学硕士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、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。著有《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》、《卢梭》；主要译著有《论无边的现实主义》、《社会学批评概论》、《论小说的社会学》、《苔依丝》；主编项目有《马丁·杜加尔研究》、《世界长篇名著精华》等。

译者前言

在法国文学史上,从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到萨特的《恶心》,有不少作家往往因出版处女作而一举成名。本书的作者托马斯·夏格诺生于一九七二年,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,但是我译完之后,却深信他必将属于上述作家之列。

《谋杀》不是一部侦探小说,更不是恐怖故事,它描写的是当代人几乎司空见惯的家庭暴力。一个美满无比的家庭,妻子不贞,红杏出墙,无比痛苦的丈夫由爱生恨,最终酿成了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悲剧。小说的特色正在于以细腻的感情和新颖的文笔,把这个悲剧写得惊心动魄、令人震撼。小说里爱与恨紧密交织,幸福与痛苦并存,其中感情的复杂和人性的善恶,使我们很难截然分清悲剧的责任。妻子追求的是真爱,而丈夫犯罪的根源,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无法摆脱对妻子的爱,他们都在追求幸福,得到的却是痛苦,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。小说把情节描绘得既合乎情理又出乎意料,对男女之情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。相信广大读者对这个动人的悲剧会见仁见智,各有心得,从而有助于对当代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。

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是 Jean,译成中文应该是“让”。但是用“让”作为名字,在中文里使用起来很不方便,译成

“约翰”又容易与英语的 John 雷同，因此译成“若望”，特此说明。

吴 岳 添

二〇〇七年六月



他们刚刚离开沙吕^①，每年他们都要在这个小镇上组织“狮子俱乐部”的庆祝活动。凡是算得上小资产者的，都在拯救他人的借口之下，聚集在这种外省的小共济会里显示自身的价值。今年他不无自豪，他是俱乐部的主席。他刚刚被朋友们推选上，他们是小商人、药剂师、医生、当地的工厂主，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全都没有他那么成功。他们钦佩他，他是他们的典范，是个无所不能的人。他就是成功。他才三十五岁，就已经具备了成功人士的一切品质。他的体质也是如此，从来没有消瘦过，似乎有意养成一种富态的体形，以便在还需要的时候，证明他具有领先于他人的社会地位。当他像现在这样，坐在他的跑车里过分狭小的座位上的时候，他的肚子垂在腿上，总是压在柔软的万宝路烟盒上面，那是他刚刚塞进他爱穿的灰色的法兰绒长裤右边的口袋里的。在肚子两边，他钟爱的母亲遗传给他的宽阔的胯部，从显然太小的白衬衫里露了出来。他从此就有了一副双耳瓮般的身材，然而他为此感到骄傲。他把波尔多鳄鱼皮表带勒得太紧，使得小小的卡地亚坦克手表有点紧箍在他的左手腕上，不过他并不在意。这只手表对他来说是太小了。

① 法国地名。



外壳、表带，什么都小，但是他满意地知道，他不时地看到的钟点，比二十来个为他工作的雇员们的工资要多几倍，哪怕他们并不了解，他是在并不总常去的机场的一个免税商店里买到这份漂亮礼物的。他的面孔已经变形，有点下垂，软塌塌的，就像他那不再形成一个轮廓、而是像一只空口袋的脖子。柔软的褐发两边有点翘起，太阳穴已经变成了灰色。眉毛也许……不过对于若望·雷格诺来说，生活似乎一帆风顺。十多年前他在圣阿芒开张的放射科诊所从未运转得如此顺利，他在本省几乎垄断的地位为他带来了异乎寻常的收入，它们远远超过了在夏朗德^① 当裁缝的父亲那一辈人所能带给他的有产者的享受，他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。他刚刚购置了一所非常漂亮的住宅，位于一条宁静而迷人的河流附近。他有三个可爱的孩子，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。给他生这些孩子的是城里最美的、也是最令人垂涎的女人。今晚她的衣着又是那么与众不同。阿梅丽娅喜欢跳舞，整夜都在急速旋转的黑色长裙紧贴着极为纤巧的身材，突出了轮廓优美、仍然非常坚挺的漂亮乳房，而又几乎过分地露出了后背。她知道她是这些晚会上的魅力所在，她喜欢这样。她天性如此，跳舞就像生活一样自由和无拘无束。在一个摆头的动作里，她松开丝一般柔软光滑的金色长发，它们一直像罗密·施奈德^② 的头发那样拉直。可以

① 法国省名。

② 罗密·施奈德(1938—1982)，奥地利电影演员。

说阿梅丽娅就和她一样,乐于扮演她。每一次都是如此,所有的目光都盯在她的身上。人人都在观察她、注视她、监视她。男人们想得到她,妇女们都畏惧她。至于若望,他几乎已经不看她了。倒不是他不再爱她,而是因为他占有着她。她是他的物品,是他的能力的主要标志。她和环境是相称的:住宅,保时捷,孩子们,到世界各地旅游等等。她对于他是必不可少的。没有她,他就会完蛋,被抛在后面,什么也不是了。她是他的动力,他的骄傲,他的陪衬者,代表他职业成就的使者,以及他们家庭幸福的代言人。他觉得已经把什么都给了她。她是他的物品,因为就像其余的一切那样,他是需要付钱的。她不喜欢这种看法,就是她不再完全属于她,不再完全属于自己,因为她不是靠自己一个人,还多亏了这个男人使她摆脱了她的过去、她的贫困和一切的痛苦。他给了她希望和生活,而且不是随便哪种生活,是安逸舒适的生活。这当然是值得做出某些努力、某些牺牲的。她不喜欢这种看法,但是她别无选择。她知道自己无所作为,她的一切都亏了他。她明白他滥用了这一点,因此对他心怀怨恨,埋怨他把她当成一种向别人展示的战利品,它在别人手里转来转去,最终仍然属于他。她被供在他的壁炉上。她当然可以像今晚这样和所有的人跳舞,因为是他把她带来的,历来如此。其他人就算跳得筋疲力尽,他还是她的主人。这是什么都改变不了的,他们也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。他对此深信不疑,何况他也从未想过这个问题。

然而今晚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。他也许毫无觉察,

可是来宾们,他们没有放过美人的任何行为和姿势,完全明白她被动摇了,如此精心打造的建筑物在他们眼皮底下摇晃,他们刚刚瞥见了这对过于完美的夫妇的裂痕。她完全可以像以往那样,履行她作为温柔多情而又善于表现的妻子角色,每跳完一组舞曲就在桌子之间穿行一周,以便向所有在场的人致意、拥抱,心不在焉地倾听他们的话,而他们在晚会期间,都以成为雷格诺夫妇的朋友而感到满足。这次晚会却表明,她丈夫在当地的就任庆典没有用她就完成了。至少在场的人看来是如此,他们已经在责备她的态度了。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,阿梅丽娅出的力气少得不能再少,而且似乎第一次向这些她不喜欢的人表示她不喜欢他们。最糟的是她对若望不感兴趣,她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因为即使他无论在私下里还是在公开场合都从未真正地关心过她,她也会在有人出现的时候,以一种狡黠的乐趣来扮演模范妻子的角色。自由自在、快快乐乐、翩翩起舞,善于诱惑但不会失足。然而在这个晚上,人们看到她不是在她丈夫身边,而是在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,在一个创记录的舞步里,她显然在反复地教给他摇摆舞的基本知识。当然,这不是第一次有男人向她献殷勤了。这个小城里的每个男性居民总有一天会是阿梅丽娅的追求者。不过这是第一次她的欲望超过了别人对她的欲望。当她瞥见皮埃尔在他那过于鲜艳夺目的妻子的怀抱里的时候,她只是按住了自己的嘴巴,因为她想起了利诺·文图拉^①的妻子。她面对着一个男

^① 利诺·文图拉(1919—1987),法国电影演员。



人，一个身体健壮、前额低垂和双手方正的真正的男人。比若望要年长十岁，也更为可怕。他使人感到堕落，而这正是吸引她的地方。她还没有触摸他、碰过他就已经爱上他了。她明白这一点，而他还不知道。他们当着大家的面整夜跳舞，似乎他们面前已经展现出一种其他人不得不接受的新生活。今天晚上，除了对毫无察觉的若望以外，她的整个生活刚刚爆炸了。

在回家的汽车里，阿梅丽娅蜷缩在沉重的皮外套里，好像睡着了一样，头转向车门的玻璃窗，担心碰到这个她刚刚背叛的男人的目光。她害怕影射，避免解释。然而若望很满意。一切都进行得那么顺利。所有的人都为这次晚会感谢他，祝贺他乐队选得好。这是阿梅丽娅选的。

“谢谢，亲爱的。”

他没有多说一句话，只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看到。



圣诞节到了,离那次晚会差不多两个月了。若望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,全力以赴地准备过节。圣诞节对他来说是一种快乐,是显示他的真实身份——他想象的身份——他日复一日地表现的好父亲和好丈夫的机会。再说也的确如此。他又要去表现一次了,不过是在他的公众面前,他要用哈哈大笑的声音、上等的酒和心照不宣的手势,使大家绝对相信他们的幸福。这些公众,就是他的家庭。没有多少人,只有四个父母,只要他们为他着想,就抵得上地球上所有人口众多的家庭。他们是他和阿梅丽娅建造一切的柱石,尽管他对他们的爱并不相等,但爱护他们的方式却是相同的,对每个人都予以令人快慰的关注。他懂得应该慷慨,有时甚至不加计算。那是和他的母亲在一起的时候,他对她的爱高于一切。他母亲名叫克雷芒丝,他特别喜欢说出她的名字,即使他更爱叫她妈妈。和她在一起,若望仍然是个大孩子。他需要她,经常给她打电话,而且总是自豪地带她坐上他那对她来说过于低矮的汽车,把她带到他的诊所里去,让她看最新的器械,巨大的计算机,让她审视他的下属。他乐于和她分享自己的成功,而她也酷爱这样做。这种时候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了,好像阿梅丽娅都不再存在。何况克雷芒丝对儿媳妇的评价也不怎么样,认为她虽然漂亮却几



乎毫无用处。归根结底，若望需要母亲之外的另一个女人吗？当然，阿梅丽娅从来不敢说出这一点，但是她的行为，她的话语，她的指责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这种意思。她为此哭了几次，而若望则一声不吭。他不想知道阿梅丽娅会为此痛苦。她毕竟很了解他母亲的性格，说到底那不是个坏女人，虽然笨拙但肯定没有恶意。阿梅丽娅不愿意相信这一点。她深信不疑的是那个女人不喜欢她。克雷芒丝，她对此并不在乎。她只是有理由的时候才来，而且总是同样的理由：若望的生日和圣诞节。当然，奥里维埃、马蒂约和玛依这三个孩子的洗礼，以及两个大孩子领圣体时她也来了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为了进行辩解，她有自己的解释：必须坐车前来，而开车的却是她，她进屋的时候总是说累得要命。她刚满六十二岁，还要照料成为负担的丈夫亨利。他有点像他儿子的反面，两人外表很相像，但是亨利越是无精打采，若望就越要使自己容光焕发。其实没有人知道他最后一次关上男装商店的栅栏之后，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也许是因为从此就退休了，他觉得自己没有用处，似乎已经死去了。也可能是因为他知道再也看不到郊区那个漂亮女人了，她每天都来看他，他则把商店的钥匙悄悄地交给忠实的学徒加布里埃尔，自己和她一起溜出去过几个小时。他社会地位的死亡标志着他的身体死亡的开始，而他的悄无声息的垂死挣扎将要延续很久。他从来不说一句话，也不微笑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他能整整几天沮丧地呆在他的扶手椅里，一动不动，除了吃饭之外连眼皮都不抬一

下。他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贪吃，这就是他好像又一次受难那样度过的节日所给予他的唯一乐趣。在他看来，他的一生烦恼不断，这不是他妻子的过分关切所能改变得了的。他不爱她，对她逆来顺受。她是他失败的一生的镜子，是他失去勇气的活生生的证据。他从来不敢和他所爱的女人一起外出，所以每天他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克雷芒丝明白这一点。她度过了从妻子到否定自己是妻子的一生，逐渐成为丈夫的陪伴者。不用说，她在这种状况下是不幸福的，常常感到痛苦，但是归根结底，她得到了解脱，亨利不会再离她而去。她把他夺回来了。他通过抛弃别人使她获得了胜利。关于这一切，克雷芒丝从来不向任何人提起。即使是备受钟爱的儿子若望，对父母生活中的这些事情也一无所知。母亲从来不对他讲任何知心话，她也并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的人。她选择了她的家庭和舒适的生活。若望在父亲的票夹里发现了一个和他像得出奇、但又不是他的孩子的照片之后，即使总是在想象一些事情，也从未提出过哪怕一个问题。

除了锻炼得坚强的性格和确信生来比其他人强之外，他和母亲还都崇尚伪装。

像往常一样，克雷芒丝要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才来吃圣诞节子夜弥撒后的年夜饭，离上桌吃饭、欣喜若狂、互相碰杯和去睡觉只有几个小时了。她并不急于等待圣诞老人，更不用对其他人、阿梅丽娅的母亲科莱特和父亲勒内装腔作势。她像任何人一样瞧不起他们，一旦他们转

过身去,她就特别喜欢诅咒他们可笑的服装。应该说优雅不是他们的强项。他们没有百万家财,而且并不隐瞒这一点。他们过节穿的衣服直接来自贝尔热拉克^①的服装交易所,科莱特作为依然富有活力的退休妇女常在那里消磨时光。这样就经常会发生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:对于先生,是一条颜色鲜艳的方围巾衬托着灰黄色的涤纶开领短袖衬衣,穿在身上有点太紧的海军蓝的弹力长裤,鞋面镂空的深灰色的麂皮鞋。对于夫人,是在廉价丝绸上印有图案的连衣裙,宽大的套领背心,拉绒的马海毛披肩,漆皮的薄底便鞋,圆得过头的头部使脚显得娇小。为了衬托这一切,蹩脚的三角围巾和深绿色的睫毛又会令人想起她的套领背心的条纹。与克雷芒丝在昂古莱姆^②最漂亮的商店“美丽的小野猪”里花高价买来的服装相比要差得远了。只要有人指出她的优雅之处,她就乐于提起她和该店的老板娘是以“你”相称的。

每年在这个时期,克雷芒丝就要经常更换服装。她为此精心筹备,非这样做不可,然后就自得其乐。科莱特和勒内毫无觉察,没有看到若望的尽心竭力和他母亲的嘲笑。他们为来到这里感到由衷的高兴,比他们的女儿还更觉得幸福。她和若望的相遇出乎意外,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尽头。阿梅丽娅的婚姻是一种解放,对于他们比对她来说更是如此。若望是他们的救星。他们觉得自己

① 法国地名。

② 夏朗德省省会。



的全部生活都多亏了他。真是难以置信，他们可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真心地爱上他们的女儿，她能够诱惑他，给予他的比自己得到的同样多或者也许更多。他们感到女儿的婚姻是若望所做的一件好事，而不是一桩交易。阿梅丽娅不能容忍这种看法，她更愿意至少有一个人把她看成是和丈夫平等的，可是连她的母亲都不这么看。他为此这种明显的事实而沾沾自喜，哪怕他什么都做了，让大家表面上看来都不相信他是这种人。他能够用几个小时和他们谈论自己最近乘露营车旅游，他从来不玩的桥牌的规则，或者是勒内的集邮——他当然是觉得毫无意思的。应该承认，他越的确能被使他开心的科莱特所感动，就越憎恨代表着社会上他所讨厌的一切的勒内。勒内是退休的邮局局长，心胸狭隘，对各种信念麻木不仁，而且总是想在争论中获胜，具有夸张的天赋。若望觉得他丑陋不堪，尤其是无法找到他在家里的准确位置。也许只是因为他永远不应该在家里有一个位置吧。实际上，勒内并非阿梅丽娅的父亲。在阿梅丽娅热爱的父亲死于酒精中毒之后，他才和她的母亲再婚的，那时她才十一岁。这个已经和科莱特调情了几个月的男人，很快就在她们家里安顿下来，还迫使幼小的孩子叫他爸爸。在所有的人看来，他早就是她的父亲了，以至于几乎忘了他不是父亲。阿梅丽娅呢，她从来没有忘记。若望知道只要这个男人在场，对于她就是一种痛苦。若望无法忍受这个闯入者把自己热爱的妻子伤害到这种程度，每次看到他都想把他扼死。可是明天，像往常一样，若望什么都不会说，不

